

青春迹

王彤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青春迹

王彤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迹 / 王彤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104-04157-3

I. ①青…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7773号

青春迹

责任编辑: 肖楠 梁爱娟

责任印制: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 樊国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网 址: www.theatrebook.cn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58930221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100097)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3年12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4157-3

定 价: 25.00元

版权专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引言

有人告诉我，现在的人心都太浮躁，太干净的文字没人看得进去，大家都喜欢什么血腥暴力或者跟性有关系的东西，那看着多来劲啊！然后我就想，那我要写点大家都喜欢的？还是写一些真正发自内心的？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就算是我写了什么很黄、很暴力的东西，估计一样没人爱看，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这方面的经验，写了估计也是白费劲。

既然决定了，那就废话不多说了，不过文章开头好像还得写个引言，想想还真是麻烦。引言写点什么好呢？算了，反正大部分人也不怎么看引言，那我就随便一写好了。

那么，预备，开始。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怀疑自己的过去，尤其是那些美好的经历。我们不确定，甚至不敢相信，那些令人流连忘返的，是否真的存在过，还仅仅只是一场梦境。直到看到老照片，或是无意翻出一些陈旧的物品，或是听一路走来的朋友们偶尔提起，我们才知道，原来那一切都真真切切地存在过，发生过。为什么我们会对曾经的真实而存疑？也许只是因为太美，美得不真实；也许是因为我们总去回忆，回忆到麻木；亦也许是我们害怕提及，怕再伤到内心。久而久之，这些过往，就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消失殆尽，渐渐地，不见踪影。

人生就像是一张白纸，岁月会在上面留下很多痕迹。起初，我们会对那单调白色上出现的色彩充满希望，想方设法地为空白处做更多的填充，来让人生变得立体、光鲜亮丽。久而久之的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有的颜色和笔画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甚至包括一些我们曾经坚定不移的亲笔。于是我们茫然，止住了脚步。我们需要审视一下那幅人生，看看有哪些地方下错了笔。我们总是会突然之间想要休假，其实我们这样希望，要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休息。我们需要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停下来看看自己，寻找一下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或者怀念

一下曾经那份简单的快乐与安宁。

当我们拥有了时间和精力，我们会慢慢意识到，原来那些忘记的，并不是真的被我们忘记了，只是想不起来了而已。就好像白纸虽已被凌乱的水墨所覆盖，早已看不到原本的洁白，但是那些边边沿沿的空隙，依旧提醒着我们原始的纯净。

我们的心中总会装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感情。虽然人早已离开，感情早已随风而去，但我们还是会怀念。走到一些地方，看到一些风景，之后变得伤感、惆怅、目光迷离。我们总是到最后才发现，曾经的那些悄然而至，那些在指尖不经意间的消失，原来是那么得宝贵。只是我们再也不会看见，再也感受不到，再也不愿提及。我们后悔，怨恨命运，责怪自己，但为时已晚，一切都已成定局。

有时，我们想要撕碎那张纸，想把一切的一切通通毁掉，然后重新开始。可人生并不能倒退，我们只能硬着头皮，沿着已有的轨迹，继续前进。渐渐地，你会发现，无论是鲜艳的线条，还是肮脏的污点，它们都是你的过往，你的风景，你的痕迹。而这张独树一帜的画卷，就是你存在过的证据。

人是一种念旧的动物，我们总是在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之后，还想再吃，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证明。我们常常会写写日记，在一些重要的节日互送礼物，或者露出一个并不算自然的微笑，留在照片里。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我们只是想把一些东西，留作纪念，送给未来的自己。我以下的这些文字，也是如此。

有没有偶尔做梦，梦见从前的人，从前的事。醒来以后，会不会告诉自己又在想他（她）了？又在怀念了？那你有没有马上去见那个人？去聊一聊从前的你们？还是，就让这个梦慢慢挥发，随后等待着下一次和类似的梦境不期而遇。也许，我们一直都在做梦，真实和虚幻只是站在自己立场上的认定。人类的一生，没准只是一场漫长的梦而已。

我更喜欢把我写的东西称为故事，而不是小说。因为它很平凡，大部分内容也都来源于真实。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如果认真梳理，都能讲述出一个动人的故事。只是大部分人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份心情。

说了这么多枯燥的东西，有些啰嗦，也没什么劲。接下来，咱们就来点实际的，这个故事，让我慢慢地给你讲起。

引言

有人告诉我，现在的人心都太浮躁，太干净的文字没人看得进去，大家都喜欢什么血腥暴力或者跟性有关系的东西，那看着多来劲啊！然后我就想，那我要写点大家都喜欢的？还是写一些真正发自内心的？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就算是我写了什么很黄、很暴力的东西，估计一样没人爱看，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这些方面的经验，写了估计也是白费劲。

既然决定了，那就废话不多说了，不过文章开头好像还得写个引言，想想还真是麻烦。引言写点什么好呢？算了，反正大部分人也不怎么看引言，那我就随便一写好了。

那么，预备，开始。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怀疑自己的过去，尤其是那些美好的经历。我们不确定，甚至不敢相信，那些令人流连忘返的，是否真的存在过，还仅仅只是一场梦境。直到看到老照片，或是无意翻出一些陈旧的物品，或是听一路走来的朋友们偶尔提起，我们才知道，原来那一切都真真切切地存在过，发生过。为什么我们会对曾经的真实而存疑？也许只是因为太美，美得不真实；也许是因为我们总去回忆，回忆到麻木；亦也许是我们害怕提及，怕再伤到内心。久而久之，这些过往，就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消失殆尽，渐渐地，不见踪影。

人生就像是一张白纸，岁月会在上面留下很多痕迹。起初，我们会对那单调白色上出现的色彩充满希望，想方设法地为空白处做更多的填充，来让人生变得立体、光鲜亮丽。久而久之的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有的颜色和笔画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甚至包括一些我们曾经坚定不移的亲笔。于是我们茫然，止住了脚步。我们需要审视一下那幅人生，看看有哪些地方下错了笔。我们总是会突然之间想要休假，其实我们这样希望，要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休息。我们需要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停下来看看自己，寻找一下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或者怀念

一下曾经那份简单的快乐与安宁。

当我们拥有了时间和精力，我们会慢慢意识到，原来那些忘记的，并不是真的被我们忘记了，只是想不起来了而已。就好像白纸虽已被凌乱的水墨所覆盖，早已看不到原本的洁白，但是那些边边沿沿的空隙，依旧提醒着我们原始的纯净。

我们的心中总会装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感情。虽然人早已离开，感情早已随风而去，但我们还是会怀念。走到一些地方，看到一些风景，之后变得伤感、惆怅、目光迷离。我们总是到最后才发现，曾经的那些悄然而至，那些在指尖不经意间的消失，原来是那么得宝贵。只是我们再也不会看见，再也感受不到，再也不愿提及。我们后悔，怨恨命运，责怪自己，但为时已晚，一切都已成定局。

有时，我们想要撕碎那张纸，想把一切的一切通通毁掉，然后重新开始。可人生并不能倒退，我们只能硬着头皮，沿着已有的轨迹，继续前进。渐渐地，你会发现，无论是鲜艳的线条，还是肮脏的污点，它们都是你的过往，你的风景，你的痕迹。而这张独树一帜的画卷，就是你存在过的证据。

人是一种念旧的动物，我们总是在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之后，还想再吃，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证明。我们常常会写写日记，在一些重要的节日互送礼物，或者露出一个并不算自然的微笑，留在照片里。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我们只是想把一些东西，留作纪念，送给未来的自己。我以下的这些文字，也是如此。

有没有偶尔做梦，梦见从前的人，从前的事。醒来以后，会不会告诉自己又在想他（她）了？又在怀念了？那你有没有马上去见那个人？去聊一聊从前的你们？还是，就让这个梦慢慢挥发，随后等待着下一次和类似的梦境不期而遇。也许，我们一直都在做梦，真实和虚幻只是站在自己立场上的认定。人类的一生，没准只是一场漫长的梦而已。

我更喜欢把我写的东西称为故事，而不是小说。因为它很平凡，大部分内容也都来源于真实。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如果认真梳理，都能讲述出一个动人的故事。只是大部分人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份心情。

说了这么多枯燥的东西，有些啰嗦，也没什么劲。接下来，咱们就来点实际的，这个故事，让我慢慢地给你讲起。

一

虹

查默无聊地坐在电脑前，静静地等待着屏幕右下角的时间显示变为 2010 年 12 月 22 日 0:00。

这是全新的一天，很普通的一天。

对于他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机械般地刷新开心网的页面，点进那些千篇一律，换汤不换药的小游戏，对好友们进行新一轮的“洗劫”。对此，查默仍然像一年前刚刚接触这个社交网站时那样津津乐道。一年前处在巅峰状态的开心网，带给人们一些新鲜的生活体验。人类面对着新奇事物，都有着迅速围观和积极参与的本性。因此，大部分年轻人都把诸如“偷菜”这样的娱乐看做比上班还重要的“事业”。有的人用小本记录下好友田地里植物成熟的时间，在可收获前几分钟就去蹲守，以便能够在第一时间偷到双倍的果实；有的人注册了 N 多小号，不断地买卖着自己来提高身价；有的人同样利用小号的劣势，积攒起全部都是豪华跑车甚至飞机的车队来称霸拉力赛；甚至有的人在电子商务平台上用 RMB 买下这些虚拟的财富，来满足着自己的虚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无长性的本质开始暴露。现在的开心网，已经变成了闲人们打发无聊时间的工具。大家不再关心小游戏的成果，更多的是转载着那些内容浮夸或是毫无营养的帖子。而查默，这些所谓的闲人之一，继续坚持着一年前大家乐此不疲的事情。开心网的没落对于他来说，反而意味着偷别人的菜变得更加容易。

结束了开心网的“工作”，查默又回到了百无聊赖之中。辞职的半年时间里，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的他，生物钟已经比正常人错后了将近三个小时。因此，每到这个时候，他就会更加无所事事。

查默从电脑屏幕的边缘拉出 QQ，在仅有的几个彩色头像中找到了海格的小丑以及安口的粉色小猪，分别双击，随后打出了一句相同的问话：“干什么呢？出来呆会儿？”

马上，海格那惯用的红色大字便清晰地显示在对话框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闲啊？我这上夜班呢！”

“偷偷溜出来啊，反正也没人管。”查默建议道。

海格打出了一个流汗的表情后回答：“别逗了，明天您是可以睡到自然醒，我还得继续连轴转呢。”

“你丫真没劲！”查默烦躁地回复着。

“老了，精力跟不上了，我得去迷瞪一会儿了。”海格用困意结束了这简短的对话。

查默直接关闭了对话框，站起身来慢步走到窗边。他打开窗户，点上一根那被人视为空气的0.1“中南海”，吞云吐雾起来。寒风吹进，令只穿着背心短裤的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滴滴滴”的呼叫声从身后传来，查默快步走回电脑前，粉色小猪已在活跃地跳动。他从容地按下快捷键，但很遗憾，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少爷，别闹了，我这儿设计礼品样图呢，忙得都快拉裤兜子了。这客户太他妈难伺候了，把我之前给的方案全都否了，还劈头盖脸地给我一顿臭骂，气得我真想抽这孙子一顿。你可是不知道现在挣点钱有多难！”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查默使劲敲击着键盘。

安口谩骂：“少跟这儿说风凉话！你丫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吃喝不愁啊？”

“别拿我说事，你都拒绝我多少次了？你要是再拒绝我，以后就别指望我给你发姑娘了！”查默反过来威胁道。

“我操！我哪老拒绝您啊？昨天我跟海格刚陪您打完台球好不好？您是不是要逼死我们啊？再说，您能发我质量高一点的妞么？就那几个，也算是人？您先睡觉，我这儿特忙。明天，明天我忙完了一准儿伺候好您！”安口殷勤地说道。

查默哼笑了一下，挑衅地说：“这年头有妞就不错了，还要求质量？不过话说回来，经历过魏冉之后，你很难再找到顺眼的姑娘了。说好了啊，明天你要是再忽悠我，我就把你包办给上帝粗略制造的女人！”

“爷，您是爷，求您别再提我伤心事了行么？我向您亲大爷‘天天’保证！”安口已经处在了崩溃边缘。

“你别侮辱五月天，我就再相信你一回。”查默再一次愤怒地用鼠标点下了对话框右上角的红叉。

无奈地灭掉了手里的烟，查默再次起身，走进了卫生间。他坐在马桶上，打开了手机里《老男孩》的视频，快进到最后一首令人感动的结尾曲，跟着哼唱起来。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到底我该如何表达，她会接受我吗？

也许永远都不会跟她说出那句话，注定我要浪迹天涯，怎么能有牵挂。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

花开花落又是一季，春天啊你在哪里？

转眼过去多年时间多少离合悲欢，曾经志在四方少年，羡慕南飞的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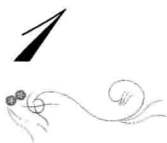
各自奔前程的身影匆匆渐行渐远，未来在哪里平凡，啊谁给我答案。

那时陪伴我的人啊，你们如今在何方？

我曾经爱过的人啊，现在是什么模样？

《老男孩》这部仅有四十分钟的青春题材微电影，给了像查默这样八十年代初期的孩子们一个不小的冲击。剧中的每一寸情节都是那么似曾相识，从而唤醒了人们脑海中沉睡了多年的，甚至以为早已死掉的，最柔软，最脆弱，也是最纯净的那一根神经。

在歌声的伴随下，查默感慨着短片结尾的精彩，同时也回想起他人生这二十多年来经历的所谓“这就是生活”的生活。



我，叫查默。查这个字，在当作姓氏来用的时候，读作 ZHA，一声。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心机最重的摩羯座，身高一百八十二公分，体重一百四十斤，自认为相貌基本顺眼。性格方面，我自己无法描述得完全客观，用别人的话说，就是身上那股招人讨厌的劲儿，还挺能聊得来。

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富足的家庭里面，衣食无忧，甚至奢侈。但我的父母对我并不溺爱，控制力度把握得十分到位，不落后，也不招摇。年轻的摩羯性格内向闷骚，并且循规蹈矩。因此，在父母和老师的眼中，我不能说是个极品的好孩子，但最起码算得上乖。

小男孩的童年以及初高中生活在精神上其实没有什么主心骨，每天做着各种白日梦，往返于家和学校两点之间。我并不知道孩子们为什么都要去上学，在试

图抗拒进入幼儿园无果之后，我便接受了这不可逆转的现实，认识到我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话说回来，在那个年龄，谁也不会去考虑如何去选择这样深刻的问题。那时的我，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也没有信念。一个好玩的电子游戏，一场发挥不错的篮球赛，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张成绩说得过去的考卷，再加上一个喜欢女孩的微笑，就是我简单生活的全部。

相信在十八岁之前，每个男生的心里都会有那么一个喜欢的人，我也不例外。但仅仅是停留在自己默默的层面，偶尔幻想一下，行为永葆矜持。其实，也并不是不想去尝试，而是真心不敢，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越是喜欢一个人，就越会在寥寥无几的接触中，对人家严肃，之后又马上开始后悔自己的态度，并担心刚才的举动会不会给她带来假正经的印象。大部分时间里，我只能羡慕地看着学校里那些少数勇敢的早恋对象们，违心地和其他一些与我一样的怂炮们鄙视着他们的潇洒。

人在没有思想的被动状态下似乎很容易忍耐和坚持，在经历了考试没完没了的恨与爱和假期没完没了的暑和寒之后。终于，在2002年的夏天，我们打赢了高考这个传说中很可怕，但在现实中并不怎么厉害的最终BOSS，随后撕掉那些令人作呕的书本，撒向象征着解脱的蔚蓝天空。

在接下来将近两个月没有作业没有压力的暑假之中，我虽然挥霍，但并不能做到尽情。由于高考后不敢对题，我只能唯心般地听天由命。每天睁开眼，我都会担心一下我的成绩，那种感觉，就像审判还没下来时的取保候审，虽然暂时自由，但是前途未卜。直到分数下来，录取通知书寄来的那一天，我才做到了真正的疯狂。

全新的九月一，我怀着激动无比的心情，踏入了《草样年华》中所写的那充满是非的学校——北X大。

大学，对于我们这些一直被学习成绩压迫着的孩子们来说，是天堂。我们再也不用整天为了一个排名拼死拼活，再也不用生活在父母的严格管教之下，整天听他们唠唠叨叨个没完。我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最起码在学校里是，甚至可以名正言顺地去涉及一直被禁忌的男女之情。在上大学之前，家长们会因为你跟某个女生有着过多的接触而愤怒，而上大学之后，他们也会因为你跟任何女生都不存在密切关系而着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报到那天，风和日丽，阳光充足，但并不炙热，尽显它美好灿烂的一面。坐在行驶于陌生道路之间的公共汽车上，我浏览着以不同形式在路上的每一个人，心中遐想他们肯定和我一样，都是在为了美好的生活而幸福地奔波着。

北X大门口人头攒动，大包小包堆积成山，像火车站一样拥挤。当我走进这扇对我来说无限敞开的大门时，紧张的心情油然而生，覆盖掉了大部分之前在路上的神往。年轻的人在陌生的环境和人际关系面前，都会出现不安的情绪。虽然大学也是学校，但有些因素已经体现出它向社会过渡的层面。原来憧憬的大学生活，基本上都是靠小说里面看到或者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至于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像传说和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一切都是未知。

我，并不知道，在多年之后，我会如此地怀念大学这短暂而宝贵的四年时光。



按照入学说明和指示牌在不同地点办完一系列复杂的报到手续之后，我拎着刚刚领取的生活用品，欣赏着绿树成荫，满眼都是同龄人的活力景色，走了好几百米才找到了我的宿舍。原来大学校园的面积这么大，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齐全，时而像公园，时而有文化，时而很温馨，时而脏乱差，完全可以称之为一个小社会。

学生宿舍是一水看起来没有任何区别的五层灰白色楼群，我的宿舍在其中一栋的顶楼。楼道还算干净，每一个楼层都有四间宿舍，一个水房，一个厕所。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在发现空无一人后开始环视起四周。屋子不大，大概20平米的样子。门正对着窗户，两边的墙上分别配备了两张悬挂着的简易床，每张床下都摆放着一个多功能写字台。除了我之外的其他床铺都已经铺好了被褥，桌子上也都摆满了生活用品，房间里的生活气息活灵活现。

“都够麻利的啊。”我嘟囔了一句后，开始整理起我那装得满满当当的红蓝条纹编织袋。

没想到看起来容易的家务做起来比想象中难很多，光是套个被罩，就弄得我满头大汗。其他的零零碎碎更是让我感到很不耐烦，我开始佩服起每天都要面对这些琐事还能得心应手的老妈。

由于赶着时间开新生会，匆忙的我搞定得十分勉强。将最后剩余的杂七杂八

随便堆放在一起之后，我锁好门，快速奔向指定的教室。

会议没有名字，无非就是大家互相认识一下。会议是以系为单位的，我所在的工商管理，只有两个班，不到一百人。

这是一个很大的阶梯教室，我赶到的时候虽然人已经差不多到齐了，但也只是占据了整个教室的三分之一。无数的目光向单独走进的我投来，看得我很不自在。我赶紧随便找了个前排的位子坐下，跟身边的一个胖子闲聊起来。

“哥们儿你好，我叫查默，工商二的，一号。”我主动地介绍。

那个胖子很惊讶：“巧了，我也是一号，一班的，太有缘了，我叫侯健。”

我也有些吃惊：“确实很巧，以后多多关照啊，你原来哪个学校的？”

“DAM 中学，听说过么？号称东城三大破之一，你呢？”他反问道。

我客气地回答：“还真没听说过，我也是东城的，F 中的。”

侯健肃然起敬：“好学校啊，看来以后考试我得指着你了。”

我苦笑，心说咱们能考到一个学校我也比你好不到哪儿去。

侯健，后来由于他打篮球的姿势和他的姓氏总能让我联想起高中课文里提到的一种生物——“飞獠”。

我们的闲扯被一个自称是班主任的黑瘦卷毛老太太打断。后来我才知道大学里的班主任其实什么都不教，就管些乱七八糟的琐事，而且她居然还关注你的思想动态，没事就找你谈谈话之类的，真够“贴心”和烦躁的。点名开始，被点到的人要站起来示意，每个人站起来的时候都会被潮水般的眼光所淹没。在这个过程中，按照学号的顺序，我看到了和我同宿舍的其他成员们。老太太的演讲基本上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片儿汤话，但是在最后，她宣布了一个特别振奋人心的消息，那就是我们这一届入学的新生取消了军训，好像是因为场地没协调好之类的原因。这个喜讯就像一针鸡血一样打在我们这帮昏昏欲睡的孩子们身上，原本死气沉沉的教室立马欢呼雀跃。

会议结束后，我告别了飞獠，跑到后排与宿舍的其他成员会合。大家一一认识，相互寒暄。宿舍一共四个人，除我之外的他们分别是：安口、海格、大哥。

安口，北京人，本名于然，天蝎座，个头跟我差不多，比我略瘦一些，偏分着的大长头发，五官清秀。美中不足的是他脸上的青春痘泛滥，好像被耕过的田地，尽显沧桑。因此我们给他起了个非常写实的外号叫“安口”，就是英文 Uncle 的音译。

海格，也是个北京土著，原名汪特，处女座，身高一米九，体重估计超过两百斤，让我们非常有安全感，在一所超级无敌烂的高中以年级第一的身份考入了北 X 大。

之所以叫他“海格”，是因为他除了发型是毛寸以外，长得跟《哈里·波特》里面的海格实在是太像了，这个名字几乎不需要去做任何解释。

大哥是我们宿舍中唯一一位非京籍人士。他的名字很娘，叫钟丹芬，贵州贵阳人，射手座，身高一米七五左右，略胖，利落的圆寸，长相十分稳重，有“大哥”风范，由此得名。

见过面之后，我们四个人就好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勾肩搭背地冲向食堂，用刚刚办好的饭卡为我们自己接风洗尘。食堂有很多，每个都不小，一排橱窗的对面少说也有上百个座位，但是令我们瞠目结舌的是，居然没有一个是空的。

“这什么情况？也太抢手了吧？”海格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大哥倒是很兴奋，用他那蹩脚的普通话说：“入乡随俗，入乡随俗。”

无奈之下我们只能站在一桌快吃完的同学面前，用渴望的眼神看着他们屁股下面五颜六色的塑料椅子。估计正在吃饭的也都是新生，看我们这么可怜巴巴地等也不是太好意思，于是匆匆结束了午饭并且客气地把风水宝地让给了我们。在一通感谢的同时我们赶紧蜂拥而上，抢占领地。食堂饭菜的种类也真是不少，我们每个人分别要了两样不同的菜，相互品尝。但当全部吃过一遍之后，我们的表情都不是很好看。

大哥皱着眉问：“北京的东西难道都是这个味道？”

安口紧忙摇着手回答：“真不是，我们也觉得倍儿难吃，你可千万别以这个作为北京美食的标准啊。”

“不过倒是真便宜，吃这么一顿饭，才五块钱不到。”海格把他面前吃得精光的餐盘往前一推，对大哥说，“北京好吃的多着呢，赶明儿我们带你去。”

“其实北京小吃还是不错的，你一定要尝尝北京的豆汁，那东西，简直是喝一次就永生难忘了。”我边说边向大哥做出了一个无比回味的表情。

“听说过听说过，这东西有这么神奇？”大哥憧憬地看着我们，“就是它了，改天你们一定要带我去试试！”

我们嬉皮笑脸地回答：“一定一定！”

几天的时间，大学生活让我感悟得七七八八了。

之前所闻对于大学生活的传说基本上都是属实的，而且那些仅仅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有意思的东西等待着我们去发掘。但是，也有些事物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比如，食堂的环境和饭菜的质量。另外，大学也有作业，也要考试，也有像四级这样不过就不给学位证的东西。最关键的一点，大学里的姑娘，绝大部

分都是不能入眼的。



从刚进入一个新环境的战战兢兢到适应之后的应对自如，很快，我们都习惯了大学的节奏。在学习方面，虽然考试只要及格就行，再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排名，但对于大一新生的我们来说，还是会留有高中时代的惯性，上课不迟到，不早退，认认真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上课没有固定的座位，为了躲避被老师看到叫起来回答问题，每节课后面的座位从来都是那么抢手。占座这项业务成为了必须，每天我们都会轮流派一个代表提早去教室用书包或者书本占上角落里我们认为最安全的位置。

生活上，每天早上叫我起床的从老妈换成了大哥，吃饭的时候有海格替我们加塞冲锋。课余时间大家一起窝在宿舍里看盘、打牌、玩游戏，睡觉之前讨论一些原来我们只能单独冥想的话题。几乎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在一起，完全填补了独生子女的我们在生活上的孤单空缺。

生活变得曼妙，自由。

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体壮的小伙子们来说，最具有吸引力的话题，无非还是女生。

在我们宿舍的四个人当中，只有大哥有女朋友。当年大哥和大嫂谈情说爱，现在却是天各一方。大嫂由于高考落败，没能和大哥一起来到北京。因此，我们宿舍的固定电话几乎成为了大哥的专机，每到晚上十一点熄灯，大哥就会拿出他那一沓又一沓的电话卡，乐此不疲地跟大嫂天南海北的神侃。其实我们实在不理解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话可说，可无奈的是，他们打电话时说的都是家乡话，说快了跟唱歌一样，谁都听不懂具体是什么意思。

我们经常在大哥打电话的时候说：“大哥，作为新时代的青年，请说普通话，也让我们哥儿几个学学经验啊。”

但是大哥的回应永远都是泰然自若的微笑。

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了大哥、大嫂的电话粥，每天都在他们的催眠曲中熟睡过去。因为打电话，大哥也练就了一项超强的技能，我们称之为“蹲禅”。他打电话的时候喜欢把电话放在地上，然后蹲在旁边，而且这一蹲，就是好几个小时。

一次我夜里起来上厕所，下床时被安静地蹲在电话前的大哥吓个半死。

“大哥，你丫嘛呢？大夜里的别吓唬人行么？就算是练功你也得挑个没人的地儿啊！”我心神不宁地说。

大哥微微扭动着身子，痛苦地说：“不行了，腿麻了，你快把我推倒，让我的血流动一下。”

面对这样的请求我自然是不会拒绝，抬起一脚便把大哥踹倒在地。

“好爽啊，谢谢啊！”大哥感激不尽。

一天晚上熄灯之后，我饶有兴致地挑起了一个话题：“大哥，你给我们讲讲你跟大嫂的事吧。”

大哥“嘿嘿”一乐：“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那什么。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有晚自习，一般很晚才能回家，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同学在一起。我和你们大嫂本来就相互有好感，同时也是为了打发无聊和寂寞，在学习和生活上能够有个照应，就这么日久生情，所以自然而然地就在一起了。”

“你们发现没，这段时间大哥的普通话真是利落不少啊！”安口一边往床上爬一边感叹道。

大哥故意清了清嗓子：“那当然，我丫可是新时代爱读书、爱看报、爱学习的好青年。”

“大哥你还是省省吧，丫这个字我还是头一次听见用在我后面的。”海格哈哈大笑起来。

我无奈地说：“丫是贬义，是骂人的，你怎么自己骂自己？”

大哥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样啊，我就是觉得这么说话很酷，不知道这东西还有语法要求，我日。”

安口手扶着床边的栏杆探出半个脑袋说：“真他妈不禁夸，当我没说。”

“以后你要是在外面这么说话，别说我们认识你，太丢人了。”我鄙视道。

大哥又不好意思地“嘿嘿”了两声：“下回注意下回注意，绝不给咱们宿舍抹黑，你们先聊哈，我去打电话了啊。”

说罢，大哥便熟练地按起了“滴滴滴”的电话按键。

我开始转移询问对象：“你们俩呢？原来没女朋友么？”